



宸哲 著

符文 密码

诡影重重，谁来揭开神秘的千古墓葬之谜？

打开墓门，
你看到的不仅是千年以前的世界……



让人汗毛直竖的古墓惊险探秘！怪异符文暗藏着什么惊世秘闻？
最好看的**文化悬疑故事**！比盗墓小说**更有看头**！
著名作家**庄秦**极力推荐！

符文密码

FUWEN MIMA

宸哲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符文密码 / 宸哲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13. 1
ISBN 978-7-219-08049-8

I. ①符… II. ①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00520 号

监 制 白竹林
策划编辑 梁凤华
责任编辑 梁凤华
美术编辑 王 霞
责任校对 张雪芹 唐柳娜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8
字 数 250千字
版 次 2013年1月 第1版
印 次 2013年1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049-8/I·1578
定 价 26.80元

目录

- 楔子 / 001
- 一、始于简单 / 003
- 二、道教古墓 / 010
- 三、死亡序曲 / 016
- 四、巨蟒之灾 / 021
- 五、异变丛生 / 027
- 六、事件升级 / 033
- 七、错乱排序 / 038
- 八、暗夜敌踪 / 044
- 九、墓葬开启 / 050
- 十、符文再现 / 055
- 十一、瓮葬衣冠 / 062
- 十二、石柱盘龙 / 068
- 十三、教授之殒 / 074
- 十四、悲流成河 / 080
- 十五、冰山一角 / 085
- 十六、最高机密 / 091
- 十七、绝密启动 / 094
- 十八、神奇龙柱 / 102
- 十九、成长成熟 / 107
- 二十、垂直下降 / 111
- 二十一、地下初探 / 115
- 二十二、魅影彼岸 / 121
- 二十三、前世今生 / 127
- 二十四、顷刻生死 / 133
- 二十五、死神之徒 / 139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二十六、迷途难返 / 145 | 三十八、临腰子湖 / 214 |
| 二十七、秘境龙踪 / 151 | 三十九、远古守卫 / 220 |
| 二十八、虫族危机 / 157 | 四十、真文迷雾 / 226 |
| 二十九、昆虫进化 / 163 | 四十一、诡异泥人 / 233 |
| 三十、生存危机 / 168 | 四十二、缚娄之殇 / 238 |
| 三十一、野兽之战 / 174 | 四十三、映射之石 / 244 |
| 三十二、奇幻之旅 / 179 | 四十四、索命深渊 / 249 |
| 三十三、遭遇悬疑 / 185 | 四十五、飞跃生死 / 255 |
| 三十四、远古星图 / 191 | 四十六、未知冥途 / 261 |
| 三十五、图藏隐秘 / 197 | 四十七、回路有坎 / 267 |
| 三十六、缚娄古国 / 203 | 四十八、命运两途 / 272 |
| 三十七、勘破诡谲 / 209 | 尾声 期待明天 / 281 |

楔子

“麻四，找到没有啊？”

“别急，就快了！”

“快点，我好像听到狗在叫！”

“别催我，这次搞完我们就可以去那边了。”

“小点声，快点，挖下去就好了。”

哐！一声金属与石头撞击声，黑暗中还能看到火星。

“老憋啊，我们这次可是撞好运了。”被称为麻四的人黑暗中回头朝着老憋说。这里的光源是一盏小油灯，还用草捂着，只留出一点点来照明。

“嘿嘿，快别说了，挖下去，快点。”不断催着的老憋是个五十岁左右的汉子，是个独臂，此时他正兴奋异常。

但麻四回头说完就不动了，只是睁大眼睛看着老憋身后。

兴奋过后的老憋也察觉不对，但没敢回头看，只是用手推了推他。

“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”

麻四咽了口吐沫，似乎醒过神来，艰难地指了指老憋身后。

“我刚刚好像看到两个小孩，可一眨眼就不见了。”

“啊！”老憋低呼一声，猛地站起来看向身后。

他身后除了黑暗什么也没有，远处有个被小油灯照亮的小窗。

“死麻子，你可不要吓我啊！”猛然间，老憋似乎想到某种可能，心里暗暗提防起麻四来，手摸向身后的柴刀把上。

“臭憋，我不是看你可怜才懒得来搞！我吓你？我还被吓了呢！”麻四被古怪的事吓到，现在又被老憋怀疑，心中也压着火。

“你想怎么样？”老憋本来就不是好人，现在看祸根种下，再说要找的墓也已经找到，自然也不准备装下去。

“哼，看你这样还准备怎么着？！”麻四本就是村里的无赖，不然也不会与老憋臭味相投，说完他就想爬出盗洞，可他一脚没踩稳，一下又摔到坑里。

老憋一看机不可失，抽出柴刀照着麻四的头劈下去。但这麻四也是从小就打架当饭吃的角色，听着风声就知道是老憋偷袭，赶紧把头一缩，但右肩却一阵麻痛，如被大木桩撞到——老憋的柴刀一下深深地劈进他的右肩骨头上。

“你个老王八，我和你拼了！”麻四痛得差点没背过气，这一声嘶吼划破夜空，传出很远。

老憋一看偷袭没成功，反而可能坏事，想抽出柴刀再来一下，但柴刀卡在麻四骨头里，而且麻四还死死地抓着刀把。

他想也没想，跳进盗洞里，用手去掐麻四的脖子。这个老憋别看就一只手，但力气非常大，此时也是恶向胆边生，只想着尽快将麻四解决掉。

麻四没想到老憋狠起来这么狠，眼看着自己就要死在他手里，右手现在已经使不上劲，左手只能徒劳在老憋脸上抓着。

“啊！”一声比麻四的嘶吼还要大声的惨叫响彻四野，老憋的一只眼珠子被麻四抠了出来。

只是这时麻四已经是末路，大量的血正从他伤口处喷出来，脖子也被老憋卡得死死的。但是他脸上却展现出一种诡异的笑容，眼睛望着老憋身后。

这时的老憋已经没心思去想太多，眼部传来的巨痛足以让他神志尽失，他一下压在麻四身上。

“去死、去死、去死……”

这是跑过来察看情况的社员听到的老憋说的话。很快老憋就被拖出盗洞，而麻四早已死去多时，尸体也已呈现僵硬。

一、始于简单

20世纪60年代初刚刚经历过三年灾荒的新中国，如大病初愈般正艰难地复苏中。这也是个充满激情与狂热的年代，中华儿女们正充满信心，相信自己定能创造时代的奇迹。

于晓陆这年第一次乘坐火车，看着窗外飞逝的景物，还有从车头不时飘来的蒸汽云雾，一切对只有二十出头的他来说都是那样新奇。他不知这将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旅程，还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中。他望着窗外不停向后退的景物，如同望着逝去的时光……

这是他来到考古研究所后第一次出差，随行的还有教授及三个同事。其实他们现在更像被从研究所赶出来的一群下放人员，只是名义上说得好听点。

本来他们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才会被调走，但是年初的时候G省文物部门向上通报说在罗浮山脚下发现一处墓葬，看形式和规格，估计会有大发现，所以才让研究所派人来指导发掘工作。

S院的考古研究所也曾有过辉煌，1956年D陵的发掘就是他们参与的，之后在全国掀起古代皇陵发掘热潮。在纷至沓来的申请审批后，有关方面冷静而睿智地对自主性发掘持保留态度，也就在此政策下，考古研究所的人员开始逐步削减，从鼎盛时期的一千多人减少到现在的一百来人。

其实这次于晓陆他们出来后基本就不会再回研究所了，光是罗浮山古墓的发掘、整理就有可能要几年，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。

“小六，在想什么啊？”

说话的是杨宏开教授，今年已经五十二岁，也算是国内考古界小有名气的历史学专家。

于小六是于晓陆读书前的名字，他们家六个兄弟姐妹，他最小，此时他的父亲已经没有初为人父的好心情，只是随口按排序管他叫小六或六儿。后来读书时有个老师是刚毕业的年轻人，说新时代的学生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，所以小六在斟酌一天一夜后，向学校申请改为现在的名

字——于晓陆。

但他在生活中还是习惯了小六这样的称呼，所以认识他的人都管他叫小六。

“火车好快啊！”小六还在兴奋中，回过头来一脸的笑意。

“嗯，每小时大概能跑一百二十多里地，这要是换着以前得走上一天。呵呵，以前没坐过火车吗？”

“家里穷，别说火车，就是汽车也是到北京后才见到。”

“哦，那你是坐什么来的北京啊？”

“坐马车啊，还有就是走路了。”于小六憨厚地笑了。

杨宏开是书香门第出身，新中国成立前他父亲就是知名的学者，本来他有机会出国的，但当年的狂热让他选择了贴近自己理想的生活方式，那就是研究五千年古老华夏文明。所以他对同样充满理想的小六，有着天然喜欢。

其实他也并不像表面看来的那样书生气，至少他就感觉到了某种政治气息，于是他选择远离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。

这次他之所以带上小六，就是不想这个憨厚的农村少年被渲染成狂热分子。

“我第一次来南方的时候，也觉得无处不是美景，这都好多年过去了。这次可能要待很长时间，有和家里说吗？”

“还没有，到时再拍电报吧。”小六想起老家，还有父母，心情突然低落起来。

他拼命读书就是为了不再待在农村，尽管可能不孝，但至少他能和家人带来荣光。还记得父母将他送出村子时，曾说不要回来了，如果过得好就拍封电报回来吧！说这话时他还记得老父亲湿润的双眼。那是种什么样的心情，只有曾经处在当年当时的农村的人才能体会。

“嗯，不要想多了，我知道你每次发工资都会寄回去大半，这就是尽孝了！”杨宏开体量地拍了拍他肩膀。

小六现在月工资是四十一元，每个月他都会寄三十元回家，这在农村算得上是非常多的钱了。现在他身上穿的还是杨老师给他的旧衣，每个月十一元生活费，对年青的小六来说其实是不够的。

但他还是很满足，因为现在社会同期的工资大多都才二十到三十元，

如果不是分配到研究所，他能寄回家里的钱更少。去年他的五哥病死了，把家里存的钱几乎用光，今年他三哥要结婚，家里想把房子修整好。他能做的就是好好工作，熬上几年评个职称工资就能拿到五十元，那样四哥结婚的钱，还有父母养老都不成问题。

小六有时没有表面看到的天真，他只是淳朴，家庭在他心中的地位很高。

此时火车上突然一阵骚动，原来是到长沙站了，从车头位置开始向后蔓延起歌声。

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……”每个人都激动地唱着《东方红》，这个时期的歌曲《东方红》更接近于陕北民歌，质朴的曲风让车厢里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心中的那片火热。

“今天就能到D市，休息一下，明天会有车接我们去发掘现场。”

火车停在长沙站大概有半小时，当年的长沙火车站还只是破旧的几间房，站台上也没有小摊小贩，当年人们有的只是心中无限憧憬，哪怕是在经历了三年饥荒后，这样的情感也不曾断绝。

“老师，罗浮山那边的发掘已经开始了么？”

“嗯，他们只是初步勘探过墓的大小，确认还没被盗掘成功过，报告上说是古代道教墓葬。”

“道教？”小六学的是古代社会学，对宗教了解不多。

“对，罗浮山本就是道教十大名山之一，古时又称为道教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、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福地，自古就是道教重要发源地。你知道罗浮山因谁而出名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主要学的古代社会关系，对宗教没怎么涉猎。”

“嗯。在东晋曾出过一位道教名人葛洪，他一生著作很多，其中有名的就有《神仙传》、《抱朴子》、《肘后备急方》、《西京杂记》，尤其是他的医学著作《肘后备急方》对后世有很大影响，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疫苗学理的人。他的著作《抱朴子》在化学领域亦有建树，可以说他是位奇人，而他晚年定居的地方就是罗浮山。”杨宏开述说时也是一脸崇敬。

要知道这个时代，他这样表露感情可是很危险的，还好另外三位同事都在和几个年轻人聊天，不然让他们听到和看到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小六特意往过道方向侧了侧，挡着别人的视线。杨宏开自然也察觉他

这个细微动作了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还是太容易激动了，这可不好啊！”杨宏开的觉悟也就这么高，所以他知道自己不适合离政治太近。

“老师，您还是别……”

“呵呵，傻小子，我没事。”说完，杨宏开将眼镜拿下来，用衣角擦了擦似有雾气的镜片。

一路无话，二十世纪60年代的火车比现在的摩托车快不了多少，但蒸汽火车开动时十分壮观，真的有如猛龙出洞，一路喷吐出大量的蒸汽，启动时更是如冲出云雾蛟龙般。

等他们到达D市时，已经是晚上，省文物办的工作人员是开着车来接他们的。他们的普通话不是很好，不过他们的热情还是出乎小六的意料。

几人休息一夜后，发觉这边的环境有点让他们受不了，蚊子太多。住的招待所配有那种雄黄蚊香，就是有一米来长两根手指粗土法制成的蚊香，点的时候得放在木条上，靠加热雄黄粉来驱蚊虫，缺点是烟太大。

这边吃的还算好，就是过于清淡了，这让吃惯了北方口味的小六不太适应。有位市里的干部悄悄向他们说可以改善一下，有种叫龙虎斗的特色菜，是大补。

但杨宏开一听就直摇头，后来回招待所，他才告诉另外不知情的四人，这龙虎斗就是用猫和蛇一起做的一道菜。

第二天一大早就有车等在招待所的门口，是辆苏联产伏尔加轿车，在当年算是高档车，看来地方上把他们看成首长级别了。因为还有辆车临时有事出去，说好一起去的文物部门领导也只能再去想别的法子。

二十世纪60年代的公路还多为泥地，车子在路上跑，天晴一屁股灰，下雨满车泥。可坐在车里的小六却不管这些，开着窗子欣赏风景，等到下车时，几个人早就满脸的灰尘。开车的师傅是有怨说不得，上面早就打过招呼，尽量依着他们的想法。

目的地是离D市市区有近百公里左右的王清湖，古墓的位置就在那个公社附近的荒山上。

公社的生产队长是个四十几岁的汉子，姓潘名冬生，又黑又壮，说的普通话非常不标准，小六基本没听懂，但是握手时却记住了这个汉子，因为他的手差点被捏折。

“我们先去现场看看吧！”杨宏开寒暄几句后说道。

公社里组织了几个劳动力，由潘冬生亲自在前面带队，路上他说起这墓发现的经过。

那天正是潘冬生带着两个社员在公社仓库守夜，到了后半夜的时候，有个社员饿得睡不着，正起来打算出去喝口凉水，却听到一声嘶吼。社员心说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，于是他就叫起另外两个人，一同出来查看。

也就在这时他们发现山上竟有微弱的火光，这可是不得了的事，要知道岭南地区的植被非常茂盛，如果不小心点着了的话可能会把整个公社都烧着的。于是潘冬生就带着一个社员去查看，让另一个社员去喊人。

等他们跑过去时，就看到火光是盏油灯点着稻草发出的，在旁边有个新挖的坑，坑里躺着两个人，一开始他们还没认出来。和潘冬生一起去的社员胆子特别大，他听着坑里的人还在说话，于是就把他拖出来。

拖上来后这人就只不停地重复两个字“去死”。估计他是疯了，至于这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他们就知道了，反正压在下面的那人已经死去多时，尸体都已僵硬。

等公安来了以后，他们才大致知道这两人应该是盗墓的，下面那个坑已经挖得差不多，墓室的墓砖外体都已经显露出来。所幸的是他们还只挖到外墙就起了内讧，一死一疯的结局也让人知道这挖坟掘墓本来就不是好人干的事。

说完这些，潘冬生还不忘大骂这些盗墓贼，还好他是用的当地语言，杨宏开他们听不懂，当然若是听得懂他们也会表示深表赞同。考古工作者最痛恨的就是盗墓贼，许许多多的珍贵文物就是被他们这些人偷出去卖到国外，还有更多具备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物因品相不好被他们直接损毁。

很快他们就来到古墓现场，这里已经被社员们用简易篱笆围起来，大概有上百平方米范围。这里的地势，从外观上实在看不出这里会有墓葬，杨宏开懂点风水葬制，他仔细看过古墓所在位置后，发觉到蹊跷。

“那个方向以前是什么地形？”他指着远处的一大片农田，问道。

“哦，那里原来有过一个大湖，早几年兴围湖造田，我们就把那个湖给填了，改成现在的农田。”

“嗯，难怪了。”杨宏开不再说什么。

古代墓葬中，以道教的最为讲究，他们尤其相信风水命局对自己死后

的修行会造成影响，所以当杨宏开初看到现在的墓葬格局时，觉得奇怪，这里要说风水中的风势是够了，但水却没有，看来后世的生活与地势变迁，当时的人是没有料到的。

这里以前应该还有坟茔，也不知什么年代起，慢慢变成现在的平地。

盗洞已经挖下去一米多深，和陕西那边专业级的比起来，这个盗洞实在挖得太业余，是斜着往下挖的，只是这个墓的顶端已经离地很浅，所以才挖下去一米多就看到墓砖。墓砖带有东晋时期的特征，当地文物部门判断为晋代确实也没错。

杨宏开下到盗洞里，看到文物部门报上来的太极图以及八卦，这也是为什么还没进入墓室就能确定是个道教墓葬的原因。亲眼看到这些一千多年前的历史，杨宏开又开始莫名地激动起来，道教是中国唯一的自有宗教，过去总是被人为地蒙上神秘色彩，现在他也许将开启一道历史之门，门后会是怎样的文化沉积？

“已经打过探铲了吗？”杨宏开随口问道，没想过潘冬生能不能听懂。

“是不是挖的那种圆洞？”还好潘冬生是个聪明人，很快就反应道。

“哦，呵呵，是的是的！”杨宏开抱歉地笑了笑，随着潘冬生的指引走到下铲的位置。

当地文物部门已经初步勘探过，没敢在中间打，只是先划定大致的墓室大小，然后才下铲取土。土样大多都留在原地，能看到米黄色的膏泥，估计当年的封土、夯土层都已经被后世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慢慢地铲掉了。

“墓葬的大小是哪位同志定的？很准确啊！”杨宏开很佩服这人，看探洞打的位置，就知道属专家级的。

“哦，是文物所的小顾，都是她指导我们做的，别看她年龄不大，懂的可多了，呵呵。”潘冬生说起这位小顾同志，脸上也带着笑意。

“小顾，他很小吗？”杨宏开原以为是位上岁数的专家，没想到听潘冬生的话，对方还是位小同志。

“是啊！我还问她看对象没，嘿嘿。”潘冬生是个实在人，说到这里脸上还有些不好意思。不过这话刚说出来，发现几位领导都有点奇怪的表情，才发现自己把话说简单了，这样可是会出问题的，他赶紧解释道：“呵呵，不瞒几位领导，我小孩今年也到结婚的年龄，也在城里读书，这不看小顾是个好同志，就想……”

杨宏开是个开明的人，听潘冬生解释，也就没追问。

“他们什么时候来？”

“小顾在你们来之前打过电话到公社大队，应该快到了吧。”潘冬生回头看着山下。

大概过了十分钟，就在他们继续查看现场时，公社大道上有条“黄龙”一路翻腾着过来。小六有经验，知道应该是拖拉机，果然不出几分钟就看到几个人坐着辆手扶拖拉机奔山脚来。

听潘冬生说这就是当地文物所的人，杨宏开也停下工作，亲自下山去迎接。那个年代的干部是不敢摆谱的，一声亲切的“同志”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

“潘叔，您也在啊！”有个女孩子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。

小六顺着声音望过去，看到这个女孩子的侧面，她长得非常的白净，梳着长长的麻花辫，穿的是当年很普遍的格子衣，整个人清爽而又不失干练。

“小顾啊，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”潘冬生开心地说，“这几位都是北京来的领导，嗯，这是领导的领导杨领导。这位是文物所的小顾。”潘冬生不伦不类的介绍反而冲淡了几分紧张和陌生感。

“哈哈。”杨宏开连连摆手，开口道，“不要乱说，我可不是领导，大家都是同志。你叫我杨叔就行，这是于晓陆、凌同、莫其声、周大志。”

二、道教古墓

那时的人还不是特别时兴握手，虽说同志叫起来很亲切，但还是不会乱拉女同胞的手握，所以大家都只是对面站着，说些亲热的话。

“大家别站在这里了，我们到大队上去聊吧。”潘冬生看这样站着也不是个事儿，于是提议道。

“不了，我们就开始工作吧，这里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清理完，早一天开始，就可以早一天完成，你们也可以安心生产。”

潘冬生没想到杨宏开这么体谅人，一时对这位领导生出无限好感。

“好，您在这忙，我去安排茶水，我们这儿的茶可是很有名的。”说完，他就大步跑下山去。

“小顾，你学考古专业有几年了啊？”这是杨宏开最感兴趣的。

谁知老杨的话让小顾脸色一红，支支吾吾半天也没回答上来。杨宏开觉得不对劲，文物所不是随便就能进的地方，看她的表情，难道……

“我是家学的，新中国成立前我父亲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，后来我父亲参了军，但还是把这家传的手艺传下来。”小顾考虑过后说道。

其实就她这掩掩藏藏的，杨宏开还是听出她这家传手艺是什么，只是想到一来她父亲应该早就不再从事那一行，二来现在考古研究工作也正是需要各方面品学兼优的人才，也就不再追问了。

“嗯，家里老人家还好吧？”

“父亲他去年过世了，是他生前让我一定要用学到的本事为国家出力，我这才进的文物所。”小顾既然说开了，就把心里话也说出来了，在她看来杨宏开是个平易近人的老人。

“嗯，为国家出力，我们这一代人就需要这种精神。现在国家还很穷，文化基础教育也很落后，而我们发掘的文物都是历史的积淀，都是宝贵的文化遗产，尤其是被盗墓分子盯上的古墓，都应该进行抢救性发掘，不然以后我们会愧对子孙的啊！”杨宏开是个狂热的历史研究学者，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在有生之年发掘秦皇陵，但是早几年定陵的发掘可以说充满了

失败，他现在也正处在矛盾中。

其实这也是每一个考古工作者梦想与现实的矛盾，如果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看自己研究的对象，会是怎样的激动与振奋。但落后的文物保护技术，却又残酷得让人不敢轻启任何一座墓葬。

看到杨宏开激动的样子，小顾不觉想笑，也就在这时，她发现一道目光正盯着她。她好奇地望过去，却只看到一个正在忙碌的小伙子。

小六现在正低着头，装出很卖力的样子，其实他就只是捣鼓泥疙瘩罢了。按当时的社会习俗他早就到了结婚的年龄，可几年来他除了读书、工作，基本没想过结婚的事。可今天，他突然被眼前的女孩吸引住，刚刚差点就让对方看到自己失神的样子。

当年处对象是要向组织上打报告的，而且最好要有介绍人。小六是北京过来的，在这方面会有组织上的特别关注。这点倒不是夸张，而是现实如此。

小六心里乱乱的，将一个打好的探洞给填了都不知道。

“这位同志，这个探洞没打好吗？”小顾走过来，虚心地问小六。

“哦，不……不是。”小六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有点紧张地站起来，看看周围，还好大家都在专心忙各自的事。

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看小六这样，小顾反而更紧张。

“也没有，是我一时走神了，你做得很专业。其实是我要向你学习才对，叫我小六吧。”小六将双手放在背后用力擦着。

“嗯，你们才是专家，我只是学过一点皮毛而已。我叫顾雨红，大家都叫我小顾。”也许是因为同是年轻人，也许是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，小顾伸出手来。

看着女孩子伸过来的手，小六突然觉得脸上发烫，但他还是伸出手与小顾握了一下，只是轻触后就很快收回手。

这是他们第一次相遇，彼此在不经意间都对对方产生了好感。

杨宏开对古墓进行了丈量，大致有三十米深，从探洞情况来看，墓室呈多边形。他估计很可能是个八卦墓，看来这位古代修道同志很有追求，尤其是对死后的世界及修行要求很高。

“这里有没有发现墓碑之类的东西？”

“我们都找过了，没有任何发现。”

“我就奇怪了，那些人是怎么知道这里有古墓的？”莫其声看过环境后说道。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，他也看不出这里有何特别之处。

“嗯，他们很多都是家传多代的行家，你没听说过盗墓的也有望、闻、问、切吗？”杨宏开总是非常有耐心，以前他父亲有个朋友就是干这行的，从他那里杨宏开听说过很多盗墓的逸闻。

“那不是中医的理论吗？难道说这两者还有关联不成？”凌同也凑过来。

“呵呵，这盗墓的学问可大了。首先说这‘望’，就是看风水，古代有风水宝穴之说，所以这盗墓的人就总结出了墓葬位置的规律。‘闻’可就要本事了，有些盗墓的非常厉害，光是用鼻子闻探出的土样就能分辨出地下有没有墓葬。‘问’就是装成小贩、算命先生之类，走村串户地去打听，专门收集一些奇闻逸事，尤其是附近有没有出过大官富绅之类。‘切’，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初步工作就是与‘切’有关，也就是用探铲对地下进行取样，看带上来的土样，如果有棺木之类的碎片，就能肯定下面有墓葬。总之，盗墓与考古发掘是相关联的，只是他们以私利和破坏为主，而我们是研究古代历史和文化，着重保护与研究。”杨宏开是三句话不离本行的人，一看自己的说话吸引住他们，自然又要教育一番。

“教授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墓葬很特别，大多魏晋时期的大型墓葬都是凸字形结构，但这个墓葬却是多边形，难道这是道家特有的墓葬结构？”

“嗯，我也很奇怪，照说八卦在古代属纯阳，是不利于作为墓葬形式的。但这里不仅墓室建成八卦形，而且很多墓砖上也刻有八卦，实在是匪夷所思，看来只有开启后才能知道。”

众人又在墓葬旁确定好挖掘步骤，这才下山去。在公社的大队上，杨宏开和潘冬生商量好需要多少劳动力，每位参加发掘的社员工分怎样算，这才回到住处休息。

第二天大早，杨宏开就带着十几个人上山开始发掘工作。社员们都带着农具，脸上也洋溢着喜悦，因为上山发掘比在队上生产要多一工分，而且听说午餐还会有肉。

这些社员现在都盼着发掘时间能长一点，最好能有几年，不过当时真正敢偷懒的人还是少数，他们最多也就在心里想想，真正干活的时候还是很卖力的。